

质疑“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

——“社会劳动价值论”质疑之十

陈振羽

摘要：“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没有发展马克思价值论：它纯属虚构，它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不能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犯了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陷入庸俗价值论的错误。避免上述错误，要有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研究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价值论 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 物、活劳动共创价值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为论证其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不是抛弃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而是发展马克思价值论，编造了“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把马克思价值论说成应该是确认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价值论。本文将论述“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没有发展马克思价值论：它是纯属虚构，犯了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陷入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的错误。

一、“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由其编造的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引申出“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在他看来，“按传统的价值理论（指马克思价值论——引者注），在企业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对本企业新创造价值不起作用。”因而在考察不同组织形式企业（单独设厂或联合设厂）的价值创造时，马克思价值论就有着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不一致的矛盾，即既是单独设厂的物化劳动不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又是联合设厂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矛盾。“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了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他确认在企业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不是放弃而是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为物、活劳动创造价值会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他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既能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又能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而是极好地发展马克思价值论。对于上述论题，他是运用纺纱、织布联合设厂和单独设厂的例子来说明的，要

评论上述论题，就难免要冗长地引用以下例子。

表 1 “纺纱、织布两种组织形式企业的例子”

	产品	联合设立纺织厂				纺纱、织布分开设厂			
		c	v	m	总产值	c	v	m	总产值
纺纱	棉纱	c_1	6	0	(不计算)	c_1	6	4	$10 + c_1$
织布	棉布	0	6	0	(不计算)	c_2	6	4	$10 + c_2$
全纺织厂或两厂合计		c_1	12	8	$20 + c_1$	c	12	8	$20 + c$

“纺纱在纺织厂里，只是一个或几个车间，不进行独立核算，因而无利润可言，也不计算总产值。只有当纱作为半成品，送织布车间制成成品——布以后，才进行全厂的成本核算，计算全厂总产值($20 + c_1$)，计得利润 $m = 8$ 。纺纱、织布分开设厂与联合设厂不同，纺成的纱、织成的布都是各厂的成品……计算两厂的总产值，分别为 $(10 + c_1)$ 、 $(10 + c_2)$ 。而纱厂的纱，作为物化劳动 $c_2 = 10 + c_1$ ，售给织布厂作为劳动对象使用（联合设厂就没有 c_2 ，只有厂内半成品）。由表 1 可以了解到，总产值指标存在重复计算，分工愈细，重复性愈大；分工愈粗，重复性愈小，就是因为物化劳动 c_2 引起的。如果全社会只是一个大工厂，进行全社会核算，那就没有物化劳动可言，变成全由‘本厂’活劳动——社会活劳动制造的了。”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运用上述例子提出了以下重要论题：

其一，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能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马克思价值论否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因而在考察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价值创造时，马克思价值论就有着既是物化劳动不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又是物化劳动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矛盾。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价值论，“纺织厂纺

的纱,是纺纱的劳动成果,是活劳动的凝结,继续加工为布,参加棉布价值的创造。”例如,纺纱厂和织布厂“合并为一个工厂(纺织厂——引者注)统一核算,只有棉花为原材料,纺纱、织布都属于厂内加工,是活劳动的投入,因而纺纱劳动、织布劳动变成参与全厂剩余价值(……)的创造了。”如果纺纱、织布分开设厂,“纱到布厂变成生产资料(物化劳动),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价值理论——引者注),就失去参与织布创造价值的功能。”于是马克思价值论的“物化劳动这个范畴的作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作用——引者注)就经常发生着极不相同的变化。”同一种产品(纱)“在同一生产场所,由于企业组织形式变动,在这个时候参与后继生产的创造价值,在那个时候就不参与后继生产的创造价值大有不同。”这种“互不一致,引发矛盾”。这对于“科学理论(马克思价值理论——引者注)建设是多么的不利。”^⑩由此可见,“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是编造了马克思价值论由于否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因而在考察不同组织形式企业价值创造的场合,就出现了马克思价值论既是在纺织厂物化劳动(棉纱)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棉布价值),又是在织布厂物化劳动(棉纱)不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棉布价值)的矛盾。由于马克思价值论否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才产生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能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他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又要确认在企业不是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而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棉纱不论是在纺纱厂,在纺织厂……其作用是一致的,具有一贯性,在企业,物化劳动作为社会活劳动的凝结,自始至终与新的活劳动相结合,发挥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作用。”^⑪这就消除了马克思价值论因认为在企业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则不能创造价值,而“损害经济理论范畴”即物化劳动范畴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作用的“一贯性”^⑫的缺陷。由此可见,“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他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了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马克思价值论不再出现既是在织布厂物化劳动(棉纱)不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棉布价值),又是在纺织厂物化劳动(棉纱)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棉布价值)的矛盾,而是确认不论在纺织厂或织布厂物化劳动(棉纱)和活劳动都共同创造价值的科学的价值论。他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价值论。“社会劳动价值论”者们也认为“讲企业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这本身损害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价值论——引者注)。”因此“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才能使我们坚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价值论——引者注)。”^⑬

其二,确认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能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为企业的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会转变为社会大企业的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曾经论证过从企业看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正是从社会看的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⑭他在“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中又论证了企业的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会转变为社会大企业的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在他看来,“同样的生产成果如棉纱、棉布,要不要作物化劳动处理,能否参加下一工序产品价值的创造……决定于企业的分工协作。正如前述,企业分工愈细,则物化劳动愈多,企业分工愈粗,则物化劳动愈少。如果全社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进行全社会的核算,那就没有什么物化劳动可言,都是活劳动生产,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其实古代社会的始初生产还不都是如此吗?”^⑮由此可见,他是认为由于存在企业的分工协作才存在物化劳动,因此要确认在企业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在社会大企业没有企业的分工协作从而没有物化劳动,则商品价值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因此在企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便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既然在企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会转变为社会大企业的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那么,他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坚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他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不但消除了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的缺陷,而且又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这也是“极好地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价值论——引者注)”。^⑯这些看法欠妥,笔者将作详细的评论。

二、“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错误何在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为否认其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抛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而编造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必定有许多重大错误。

其一,“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纯属虚构。不能认为马克思价值论否认物化劳动能创造价值,因而按照马克思价值论去考察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价值创造,就出现了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价值论的观点,纺织厂的棉纱被看作不能创造价值,马克思价值论的价值创造不存在矛盾。马克思把纺织厂的棉纱看作只是作为织布劳动过程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从而不把棉纱看作会创造价值。马克思论述了劳动产品用于生产消费,是“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⑰有些劳动产品如棉纱具有只能作为原料(劳动对象)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半成品或中间产品。例如棉花、纱等,这些中间产品还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劳动过程,“直到最后的劳动过程把它当作完成的生活资料或完成的劳动资料排出来”^⑱。

马克思在这里揭明纺织厂的纺纱车间的棉纱产品是作为织布车间的织布劳动过程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既然棉纱只是作为织布劳动过程的生产资料,它是织布劳动过程产品的物质要素,它同价值的创造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只有织布生产过程的价值形成过程的执行者即织布工人所耗费的抽象劳动才创造价值。所谓按照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观点,纺织厂的棉纱会参加棉布价值的创造,这种说法是“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说成是马克思的价值论,显然欠妥。他会把纺织厂的棉纱说成参与棉布价值的创造的重要原因是,首先,混同纺织厂的死劳动和活劳动,把纺纱劳动创造棉纱的价值,说成是棉纱创造棉布的价值。纺纱劳动是纺纱工人在纺纱生产过程中进行的劳动,是现在的流动状态的活的劳动;棉纱是过去的、凝固状态的、死的劳动。只有纺纱工人的活劳动才能够在纺纱生产过程中创造棉纱的价值;棉纱是凝固的劳动或物化于棉纱的纺纱工人的过去的劳动,是死的劳动,死的劳动、物化的劳动不能创造价值。棉纱作为生产资料是劳动过程的要素,生产资料的价值(棉纱价值)由织布工人的具体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把它转移到新产品(棉布)上。“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纺织厂棉纱能在织布生产过程中参与棉布价值的创造,是因为纺纱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这种看法的一个重要错误是把纺纱工人的劳动和棉纱(死劳动)混同起来。其次,混淆纺织厂不同种生产过程,把纺纱的生产过程当作织布生产过程。所谓棉纱能够在织布生产过程中参与创造棉布价值,是因为纺纱工人的劳动参与纺织厂总产值的创造;这种说法的错误除了前面提及的混同活劳动与死劳动以外,还混同纺织厂纺纱生产过程和织布生产过程。纺纱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是在纺纱生产过程中进行的,他所说的棉纱创造价值则是在织布生产过程中进行的;因此,把棉纱创造棉布价值说成是纺纱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这种说法显然是混同纺纱生产过程和织布生产过程。既然按照马克思价值论的观点,纺织厂的棉纱不能创造棉布的价值;那么所谓按照马克思价值论的观点,纺织厂的棉纱能够和活劳动共同创造棉布的价值,而单独设厂的织布厂的棉纱则不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棉布价值,从而出现了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这种看法纯属虚构。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消除了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马克思价值论就不再出现既是在织布厂物化劳动不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又是在纺织厂物化劳动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矛盾,而是确认不论在纺织厂或织布厂物化劳动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这种看法也纯属虚构。“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是一种精心的错误的编造,而不是发展马克思的价值论。

其二,确认在企业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不能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谓全社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没有企业的分工协作,从而没有物化劳动,商品价值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因此在企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就转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确认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能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首先,不能认为社会大企业不存在企业分工协作。“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所说的全社会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是不妥当地把单个企业抽象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资本是合并为一体,并互相联系的个别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⑩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的科学解释,就不难认识到,社会总资本的社会大企业必定是个别资本的单个企业的总和,不能像“社会劳动价值论”者那样在考察社会大企业时把单个企业抽象掉。社会总资本的社会大企业是个别资本的单个企业的有机联系的总和,在企业之间存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交换,因此社会大企业必定还存在企业的分工协作。从“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所说的社会大企业存在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也可以看出,社会大企业还存在商品生产,从而必定还存在企业的分工协作;因为商品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出现社会分工,有商品生产必定有企业的分工协作。所谓社会大企业不存在企业的分工协作,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由社会大企业不存在企业的分工协作,引申出的社会大企业不存在物化劳动,从而企业的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会变成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不能成立。其次,不能认为企业分工协作愈少决定了物化劳动随之愈少,全社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物化劳动便消失。在“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看来,由于企业的分工协作,要进行独立核算,劳动产品要经过商品交换作为企业的生产资料才是物化劳动。企业“对生产资料进行独立核算,与活劳动相对应,形成物化劳动,并进而形成不变资本c”^⑪,或者说,物化劳动是“价值构成(c+v+m)中所指的物化劳动c。”^⑫因此,同样的劳动产品如棉纱,作为物化劳动是由分工协作决定的;企业分工愈粗,则物化劳动愈少,全社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就没有物化劳动。这些看法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化劳动不仅指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马克思对物化劳动作了科学的解释,即分别从劳动过程的要素的观点、从生产过程的结果的观点以及从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的观点解释物化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的生产资料是物化劳动;物化劳动又指生产过程的结果的物资产品或商品;物化劳动还指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本文这里讨论的物化劳动,仅就“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所说的创造价值的、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物化劳动。我们从马

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可以看出,所谓物化劳动的存在是由企业分工协作决定的,从而企业分工协作的减少,物化劳动也随之减少;从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观点解释物化劳动这方面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便按照他的错误说法企业分工协作会减少,然而物化劳动并不随之减少,而是仍旧在增长;因为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物化劳动)及其数量变动,是由资本有机构成及其提高规律决定的。资本主义企业不但要把资本投于劳动力,而且要把资本投于生产资料,从而形成作为不变资本的物化劳动(生产资料);这种物化劳动数量的变动是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决定,而不是由企业分工协作的变动决定。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愈益增加的资本投于生产资料(物化劳动),因而作为不变资本的物化劳动不会随企业分工的减少而减少,而是日益增加。我们并不否认企业分工协作的减少对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物化劳动)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企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动,纺纱厂和织布厂合并改组为纺织厂,单独设厂的纺纱厂和织布厂变成成为纺织厂的纺纱车间和织布车间,棉纱不再由织布厂购买作为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因而纺织厂投于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的不变资本就减少,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的劳动对象(物化劳动)也会有所减少。然而企业分工协作的减少,对于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的劳动(物化劳动)却没有任何影响。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手段(物化劳动)日益迅速增加;因而所谓企业分工协作的减少会使得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物化劳动)随之相应减少;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社会劳动价值论”者不自觉地看到企业分工协作的减少对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的劳动对象(物化劳动)减少的影响,而忽视了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手段(物化劳动)不仅不因企业分工协作的减少而减少,反而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日益增加。既然我们了解到,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物化劳动)及其数量变动不是由企业分工协作及其变动决定的,而是由资本有机构成及其提高规律决定;那么就不难认识到,即使所谓全社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它的生产资本必定有不变资本部分,只要有资本主义企业,就必定有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物化劳动)。“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物化劳动及其数量变动说成是由企业分工协作及其变动决定,由此得出的全社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没有企业分工协作从而物化劳动消失的结论,是错误的。还须提及,“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社会大企业物化劳动的消失还由于总产值中的物化劳动重复计算的消失。按照他的看法,总产值指标存在严重重复计算,织布厂总产值中的物化劳动 c_2 是纺纱厂总产值 $(10 + c_1)$ 的重复计算。分工愈细,重复性愈大;分工愈粗,重复性愈小。出现社会

大企业,总产值就没有重复计算,物化劳动就消失了。所谓总产值中的物化劳动 c 是重复计算,这种错误看法,是由所谓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不变资本价值)是以其产品作为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引申出来的。对于上述错误笔者已在《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论评析》等文中作了详细的讨论,限于篇幅,不再赘述。由此可见,既然所谓企业分工协作愈少,决定了物化劳动亦随之愈少乃至消失,因而全社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没有分工协作,物化劳动便消失,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么,“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由上述看法论证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会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也是错误的。再次,不能认为出现社会大企业,社会总产值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出现社会大企业社会总产值就由社会活劳动创造,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社会年商品价值不是只由社会年劳动创造的价值,还包括不变资本价值。“社会劳动价值论”者忽视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年商品价值形成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年商品产品价值,取决于加入社会年商品产品的“总劳动时间,即过去的劳动时间和活劳动时间。”^⑭社会年商品产品价值包括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他把社会年总产值说成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这种错误说法,忽视了马克思是用劳动二重性理论去说明社会年商品产品价值的形成。他不了解,社会年商品产品是由社会年商品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即社会年劳动者的具体劳动生产的,因而社会年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就必定还把社会年生产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社会年产品上。社会年劳动的抽象劳动则只能生产社会年净产值。因此社会年商品产品价值必定不是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还包括有不变资本价值。我们也不能认为古代社会的始初生产价值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想以存在着古代社会的始初生产价值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引申出社会大企业价值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然而所谓古代社会的始初生产价值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所谓古代社会的始初生产应该是指原始社会的社会生产,而原始社会的社会生产是产品生产,不存在价值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便按照“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所说的古代社会的始初生产存在商品生产,社会年商品价值也不是只由社会活劳动创造。因为劳动者执行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运用劳动手段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劳动产品的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⑮,是“人类生产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⑯凡是有社会生产,都必须有劳动过程,从而必定有生产资料。所以古代社会的社会年商品价值不只是社会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还包括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部分。既然古代社会的始初生产不存在社

会年商品价值只是社会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或者说,不存在价值只由社会活劳动创造;那么,他想以古代社会的始初生产价值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引申出社会大企业价值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也是错误的。社会大企业的商品价值,不是全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他要论证的企业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会转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不能成立。由此可见,既然企业的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不会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那么,所谓确认在企业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能够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这种说法,也纯属虚构。“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或在企业的物、活劳动共创价值,陷入错解和抛弃马克思价值论的错误。马克思价值论只能是认为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价值论。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要把马克思价值论说成是确认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价值论即劳动价值论和物化劳动价值论相混杂的价值论,这显然不是所谓发展马克思价值论。

其三,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要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陷入庸俗价值论的错误。马克思价值论只确认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不能确认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因为二者是互相排斥的。“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必定要陷入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首先,否定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在他看来,应确认在企业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因为棉纱等生产资料的劳动具有分解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二重性。纺织厂和织布厂的棉纱也在进行劳动,纺织厂和织布厂的棉纱“在布织成,产生布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布的新创价值。”^②他把棉纱等生产资料(物化劳动)的劳动看作也分解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二重性,显然是否定马克思关于只有商品生产过程的执行者的生产商品工人的劳动才具有分解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其次,否定马克思的价值本质理论。“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又由否定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陷入否定马克思价值本质理论的错误。他把棉纱(生产资料)的劳动说成也分解为二重性,也能创造价值,就要认为价值是物化的生产资料的抽象劳动,从而把价值的本质说成是物、物与物的相互关系。他不了解,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的本质是商品生产者的物化的抽象劳动,是物掩盖下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相互关系。商品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物,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是社会劳动的化身。”^③他把价值说成是物化的生产资料的抽象劳动,显然是否定了马克思的价值本质理论。再次,否定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理论。“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还陷入否定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理论的错误。按照他的看法,纺织厂和织布厂的棉纱即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 and 转移价值,应该放弃马克思关于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只是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的观点。这种看法不了解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生产资料价值被生产商品的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上以及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④他把生产资料说成能够转移价值和创造价值,显然是否定马克思的价值转移理论。对于他如何、为何陷入否定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的错误,我已分别另文作了较详细的评论,限于本文篇幅,不再赘述。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还陷入庸俗价值论的错误。他陷入了马克思批判过的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生产资料能创造价值的价值论的错误。萨伊认为生产资料(资本)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和作用。他也接受了萨伊的上述观点,认为纺织厂和织布厂的棉纱(生产资料)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和功能。虽然他把生产资料和资本区分开,然而他把不能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说成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再去区分资本和生产资料,指出不是资本而是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这对于劳动创造价值的认识是毫无意义的。他还不自觉地接受了麦克库洛赫的庸俗价值论。麦克库洛赫比萨伊更荒谬,萨伊并没有把机器(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的作用称为劳动,麦克库洛赫却扩大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概念。麦克库洛赫认为不仅人的劳动能创造价值,而且机器、下等动物、葡萄酒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他不自觉地重复了这种观点,认为纺织厂和织布厂的棉纱等生产资料也进行劳动创造价值。虽然他和麦克库洛赫的看法有区别,因为他曾经认为棉纱等生产资料进行创造价值的劳动是间接劳动。然而这种看法是自觉地接受詹姆士·穆勒提出的蓄积劳动(葡萄酒、生产工具等)进行创造价值的劳动是间接劳动的观点。詹姆士·穆勒认为,蓄积劳动进行创造价值的劳动,不是指直接使用在商品上的劳动,而是指通过劳动产品的媒介作用在商品的劳动,即不是用手直接去做的劳动,而是用手所生产的工具间接去做的劳动。他也曾经认为企业的创造价值的活劳动是直接劳动,创造价值的物化劳动(如棉纱等生产资料)的劳动不是直接的劳动,而是间接劳动。企业的物化劳动(生产资料)的劳动创造价值,不是先行众多企业的劳动者的活劳动,而是他们通过物化劳动的劳动即间接劳动创造价值。对于这个问题,我已另文评论,^⑤不再赘述。“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否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陷入庸俗价值论的错误;马克思价值论就实际上被看作是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庸俗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马克思价值论只能是认为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论。因此

他是误解和否定马克思价值论,而不是所谓发展马克思价值论。

综上所述可见,既然“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不但虚构了马克思价值论因否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而产生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以及所谓确认企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能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而且犯了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陷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庸俗价值论的错误;那么,“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显然不是所谓极好地发展马克思价值论。

三、从对“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质疑获得教益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是有发展马克思价值论的良好愿望,并为此付出长期的辛苦勤劳,他为论证确认在企业物、活劳动共创价值是发展马克思价值论,出版《论社会劳动价值》专著,发表多篇论文;然而却事与愿违,陷入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重犯庸俗价值论的错误。这主要是因为他缺少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研究方法。笔者从对“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的质疑获得的教益是,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运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研究方法。限于本文篇幅,这个问题将另文详论。我们运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以下正确研究方法,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从而不难认识“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的错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严整的完全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而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是要犯放弃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陷入庸俗价值论的错误,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价值论。

其一,要重视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唯物史观。我们研究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建立了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不难认识到“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价值论。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运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社会物质商品生产过程的执行者看作是生产物质的商品的劳动者。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对人们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的研究,才能揭示社会形态发展规律。^⑧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人们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资本论》的出发点是物质的商品生产。马克思《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是雇佣劳动生产的物质的商品,作为生产资本主义商品价值的资本主义物质商品生产过程的执行者

只能是雇佣劳动者,只有雇佣工人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史观建立了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纺织厂和织布厂的棉纱(物化劳动)说成和雇佣工人的活劳动相结合共同创造价值,正如笔者已另文指出的,他甚至把资本主义农场的奶牛和母鸡的劳动说成能比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⑨他把棉纱说成是资本主义纺织企业生产过程的执行者,把奶牛和母鸡说成是比雇佣工人更有效率的资本主义农场生产过程的执行者。这种错误看法的重要原因,是忽视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唯物史观,不了解只有雇佣工人才是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的执行者,棉纱、母鸡和奶牛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执行者,而是雇佣劳动者使用的生产资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执行者而只是雇佣工人使用的棉纱等生产资料不可能创造价值。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把棉纱等生产资料看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执行者从而能够创造价值;这显然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是发展马克思价值论。

其二,要重视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我们重视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正确了解到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关系,也可以看出“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价值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建立的劳动价值论是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本质理论、劳动如何形成价值理论(价值转移理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理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以至商品价值消亡理论等。^⑩“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纺织厂和织布厂的棉纱说成也能创造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从而不了解棉纱(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关系,陷入正如前面论述的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错误。例如,如果他研究过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是不难正确了解棉纱创造价值论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关系,是能够认识到只有雇佣劳动者才是资本主义企业织布生产过程的执行者,棉纱(生产资料)不是织布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只有雇佣工人的劳动才分解为劳动二重性,棉纱(物化劳动)则不可能分解为劳动二重性,不可能创造价值。因此棉纱创造价值论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如,如果他研究过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从而正确了解棉纱创造价值论与马克思价值本质理论的关系,也可以认识到资本主义商品价值的本质是物化的雇佣工人的劳动,是雇佣工人的劳动相互关系,以及雇佣工人的劳动与资本家占有劳动的相互关系,从而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只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棉纱不可

能创造价值;棉纱创造价值论否定马克思价值本质理论。再如,如果他研究过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正确了解到物化劳动(棉纱)创造价值论与马克思价值转移理论的关系,可以不难认识到马克思在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理论中论证了棉纱等生产资料价值被雇佣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到产品上,从而作为死劳动,其价值要被活劳动转移的棉纱等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他的棉纱等生产资料(物化劳动)能转移价值和创造价值论否定马克思的价值转移理论。由此可见,我们重视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正确了解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是不难认识到,“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全面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不可能发展马克思的价值论。

其三,要重视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批判。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作了科学的批判,由此建立了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我们重视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批判,又可以认识到“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价值论。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批判,是研究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的继承,以及研究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上作了重要的科学贡献,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他们受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限制,他们的劳动价值论有重大的缺陷,没有建立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③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批判的继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探讨时,都要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进行评论。马克思对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进行伟大的变革,建立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④我们重视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价值论的批判,就能够在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某一个问题时,不是割断历史,孤立的研究,而是研究它与马克思对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进行伟大变革有何关系。我们研究棉纱等物化劳动能否创造价值问题,应注意到研究它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批判的继承有何关系。斯密和李嘉图把生产资料看作只是其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批判地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上述科研成果,科学地论证了生产资料为何只是其价值转移,不创造价值。^⑤我们由此不难认识到,“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价值论,忽视研究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科学因素,其价值论是和

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相对应的价值论。他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生产资料看作不创造价值只是其价值被转移,而是把棉纱等生产资料(物化劳动)看作既能转移价值又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它就不像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具有科学因素,而是非科学的庸俗价值论,它否定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价值论,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价值论。我们还要重视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价值论的批判,了解棉纱等生产资料(物化劳动)能否创造价值问题和马克思对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关于生产资料不仅其价值转移于商品上而且能创造价值的庸俗价值论的批判有何关系。马克思批判了詹姆士、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把生产资料看作不仅是共同价值转移而且还能创造价值的错误。马克思指出,詹姆士、穆勒和麦克库洛赫把生产资料的劳动说成会创造价值,这比李嘉图的反对者的“一切攻击更严重得多地破坏了李嘉图理论的整个基础。”^⑥麦克库洛赫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作了“最无知的败坏。”^⑦我们不难由此了解到,“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消除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论,忽视研究马克思对庸俗价值论的上述批判,其价值论犯了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价值论的上述类似错误。他把棉纱等生产资料(物化劳动)说成能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这就要带来严重的理论后果,它败坏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毁坏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基础。因此它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庸俗价值论,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价值论。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缺少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理论基础。马克思用了将近25年时间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变革,他在《资本论》中由对古典经济学的变革而建立了完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是散见于《资本论》4大卷等著作中;而《资本论》是博大精深的伟大科学著作。因此作为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经济科学的专家学者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就必须对上述著作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并且还要研修过《政治经济学史》、《资本论》专题研究》等课程。具备了这些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理论基础,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才可能由此探索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研究方法。“社会劳动价值论”者们可能均很难具有上述条件。“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缺少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研究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完全科学的价值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进行伟大变革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科学的严整的理论体系,是对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透彻的研究、精湛的分析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将永远是光辉灿烂(下转第36页)

